

FEIBA,
NIANQINGDEYING!

飞吧，年轻的鹰！

飞吧，年轻的鹰！

共青团中央工农青年部 编

农村读物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飞吧，年轻的鹰！

共青团中央工农青年部 编

*

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
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5印张 123千字

1983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60,300册

统一书号：10267·8 定价：0.46元

前　　言

共青团中央工农青年部

广阔的天地明亮、清新，矫健的雄鹰展开双翅飞向那无际的蓝天。亿万农村青年正像这雄鹰一样，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他们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激励下，用智慧和汗水建设着社会主义新农村。

今天，我们从万紫千红的百花园中采摘了这几朵小花，奉献给年轻的朋友们。文章所介绍的都是真实的人，真实的事。它如实地记载了在新长征的道路上，共青团员在党的领导下治穷致富，建设家园的英雄业绩，它真实地描绘了在农业现代化建设中新一代的思想风貌和战斗英姿，同时，它还把那繁荣富庶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真实景象呈现在你的面前，它是一曲新时代动人心弦的颂歌！

这些年轻的新生活的创建者们，他们虽然各自的经历不同，所创造的业绩也不尽一致，但是，在他们身上都有着共同的闪光的精神。

他们都炽热地爱着祖国、爱着自己的家乡。因为他们深深地懂得，那是先烈们用鲜血浇灌的土地，是父辈洒过汗水的地方，也是祖祖辈辈休养生息的摇篮。不是吗？神洲村里的年轻人在烈士墓前举行了团日，他们庄严地宣誓：“让这块洒有烈士鲜血的土地开满鲜花，成为乐园。”还有那杨堂大队的“排头兵”，从部队回来，毅然放弃了天府之国的

如意工作，坚定不移地回到了座落在黄河故道岸边的贫穷落后的家乡，扛起了镢头，和社员们一起战斗。总之，他们不嫌弃家乡穷，不厌恶农村苦，而是坚定地把根扎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满腔热情地投身到家乡的建设之中！

他们都是新长征路上的探索者。因为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有一个奋斗目标，那就是“要把农村建成庄稼人幸福的天堂”，所以，在开拓的道路上，无论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都动摇不了他们改天换地的志向。你看，那邛崃县凤凰农工商联合企业公司的主人们，在一无资金、二无设备的条件下，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建成了包括粮油、工业、副业、商业四个专业公司，五个农业生产队的规模可观的联合企业公司。把贫穷落后的凤凰坡建成了繁荣富裕的“凤凰之家”。用彩笔描绘出了发展农业的新篇章。总之，他们心中都有明天，为了明天，他们勇于探索，勇于实践，在建设幸福天堂的大道上永远大步向前！

他们都是舍得气力、艰苦创业的实干家。因为他们明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辛勤的劳动。因此，他们不屑于坐而论道地空谈，而是和广大社员一起脚踏实地、苦干实干。你看，那袁家大队的青年突击队在平整土地的战斗中，不怕流血，不顾流汗，磨秃了镢头，挑断了扁担。他们响亮地提出：“白天干一天，晚上加一班，一天三顿饭，两顿在田间。”硬是把四百三十亩沙石混杂的斜坡地整成平展展的水浇田。还有那二十里堡的青年山区建设队，两代共青团员二十五年如一日，艰苦创业，用双手把山村建成了山青水秀的花果园。总之，他们不怕艰辛、不惧劳苦，用汗水浇灌着新生活的花朵，使它越开越艳！

他们都是学科学、用科学的有心人。因为他们清楚，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不仅要舍得流血流汗，还要依靠科学。学知识能使人聪明，用科学如虎添翼。所以，他们刻苦攀登科学高峰，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你看那“制种能手”、那“技术权威”，还有“兔子司令”……哪一个不是刻苦地读书？哪一个不是潜心钻研？又有哪一个不是在实践中增长才干？他们说，我们只有向书本学、向有经验的老农和技术人员学、向生产实践学，才能发挥我们的智力优势，为家乡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他们用心血浇开了朵朵科学之花，他们用智慧填补了许多科学技术的空白。

他们都是为四化勇于献身的先锋战士。因为他们深知，没有国家就没有小家，没有事业就没有其他。所以，他们以四化为己任，把事业的兴衰看得高于一切。不是吗？刘庄年轻的饲养员，放弃了回城市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却把满腔心血洒在了饲养场，一个人为集体每年创造着十三万元收入。还有那长江岸边临江五大队的共青团员，为了保证江洲人民用血汗建成的丰产田，把生死置之度外，发生了“人在堤在、堤毁人亡”的豪迈誓言。突击队长在抢险的关键时刻，又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就是这样一批可亲可敬的年轻人，用崇高的思想和坚强的毅力征服了奔腾咆哮的长江水，保住了三千亩良田，夺得粮棉大增产！总之，他们正在用英雄的行为创造着英雄的业绩，成为八十年代中国农村青年的中坚！

他们又都是党的政策的模范执行者。因为他们从切身的经历中已经深深感受到了党的政策的温暖。他们说，是春风使全国农村充满了勃勃生机，是三中全会打开了治穷致富的幸福门。所以，他们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无论是集体生

产，还是家庭副业，无论是农业发展，还是联合企业的建设，他们都在本职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创造着第一流成绩，都在一心一意走劳动致富的道路。丰收了，不忘国家，首先把最好的产品奉献给祖国；一家富了，不忘集体，用实际行动带动全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你看那青山脚下四姐妹为发家富队开展了生产竞赛，还有那“兔子司令”，把养兔的技术毫无保留地传给乡亲们，使两万多只长毛兔在村里安了家。总之，他们从心底里感激党，拥护社会主义，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年轻的朋友们，你们从书中还可以看到那碧绿如黛的乡村，整齐划一的良田；那鳞次栉比的幢幢红楼，芳香沁人的农家庭院……梧桐树招来了金凤凰，城里的俊姑娘嫁给了庄稼汉；国营企业的工人坚决要回乡当农民；年轻人在沃土良田上深深扎下了根，青年农民旅游团来北京观光游览……这一切都真真切切地摆在你们面前。

年轻的朋友们，党中央所制定的四化蓝图已展现在我们面前，农业发展方兴未艾。我们衷心地希望你们能象他们那样，热爱家乡、热爱生活；象他们那样刻苦学习，艰苦奋斗，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把农村建设成繁荣昌盛的乐园，用我们的智慧和力量把祖国建成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让年轻一代的青春在这火一样的事业中焕发出绚丽夺目的光彩，在这开创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新局面的伟大实践中锻炼成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飞吧，年轻的鹰！

目 录

前言

共青团中央工农青年部

飞吧，年轻的鹰！	万 军	1
在理想曾被湮没的地方	陈黎曙 章淳之	19
神洲村里的年轻人	刘俊杰 文八大	34
伏龙山的“金马驹”	李有光	48
创业进行曲	刘文新	64
在走向明天的道路上	张西挺	82
王志发和他的女儿们	刘湘如	104
“沙坑”变成聚宝盆	李华清	127
凤凰之家	傅 仇	142
长长的穆棱河	杨凤君	153

飞吧，年轻的鹰！

万 军

事实就在面前

春天，多么神圣的天使！当她刚刚降落到人间，就一把抹去覆盖在大地上的枯枝残叶，换上嫩绿的、缀满百花的艳装——大地苏醒了，欢笑了。

一辆乘满了我们这些共青团干部的大汽车在春天的大地 上飞驶。我们是去礼泉县袁家大队参观学习的。听说袁家大队过去穷得叮当响，如今可富得不得了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都渴望着解开这个谜，都神往着能亲眼看一看中国式的农家乐园。一路上，阵阵歌声和欢笑声，不断地从我们敞开的车窗播散出去，在芳香的田野里荡漾。

我把头探出窗口，啊！这不是九宗山吗？那起伏连绵的山峦，由西向东，伸向远方。我国历史上显赫一世的著名皇帝——唐太宗，就长眠在那高高的山坡上。山脚下散布着唐朝的皇亲贵戚和文武大臣的陵墓。

车到一个丁字路口突然停了，车上的欢声笑语也停了下来。司机探出头来问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指了指北方：

“就在那儿，看见了吗？楼房很多的地方。”

哦，楼房很多的地方？

汽车拐了几个弯，果然，我们看见了许多新楼房：两排长达一华里的青砖楼房，整齐地排列在宽敞平坦的马路两

旁，楼前两行桐树象列队迎宾的仪仗队。楼房尽头，大队浴池和接待站隔路相望。这一切，都是这样清新、整洁、漂亮。这就是袁家大队？接待站门前的牌上写着字呢，没错。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参观者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向导还没有来，大家在马路上悠闲地走着，看着，议论着，不觉来到一家门前。街门掩着，大家隔着宽敞明亮的玻璃窗向屋内张望：啊！多么漂亮的房间——墙壁雪白，地面干净，炕上的床单、被子全是新的，屋内家具摆设一应俱全，耀人眼目……不知谁突然说了一声：“这是人家新婚的洞房！”

忽然，大门开了，热情的主人——五十多岁的大娘，招呼大家进屋喝水。我们的向导、大队团支部书记张文西同志也来了，大家一齐涌进了这间新婚洞房。看吧：大立柜、写字台、沙发、座灯、电扇、电视机、缝纫机……一切都是那样新、那样美、那样光彩夺目。新房的对门，是老人的卧室，想不到也是这样干净漂亮，摆设整齐。我们惊讶了。

“我们全大队四十五户人家，家家如此！”也许小张看见了我们惊讶的神色，特地介绍说，“我们根据不占耕地的原则，对全大队的住房作了统一规划。四口以上的人家算大户，楼上楼下各两间。每家楼房后边有一个庭院，庭院尽头是两间平房——厨房和贮藏室。走，咱们看看庭院去。”

我们随向导步入庭院，想不到这竟是一个小小的花园：月季、玫瑰，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儿的花草，正含苞待放，香气扑鼻。自来水龙头安装在小院中央，晶莹的水珠滴在洗衣池里。看到这些，团干部们感慨万分：千百年来，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中国农民，哪朝哪代不是在饥寒交迫中挣扎，如今却住上了楼房，用上了电灯、自来水，而且有闲情逸致种

草栽花！

“澡塘子很快就完工。”向导说，“下一步就是装暖气，通到家家户户。”

我问：“社员吃多少口粮？”

“一九八〇年平均口粮是六百三十七斤，其中麦子五百五十七斤。七九年全大队平均亩产一千六百多斤，八〇年遭灾略减产，但向国家贡献了二十五万斤，比上年还多一点。”

“现金分配呢？”

“八〇年人均分配三百三十九元，分到千元以上的三十一户，两千元以上的六户。公共积累也多了，现在有五十五万元。”

一个团干部转过身来，问一个大娘：“你家分了多少？”

那老人笑嘻嘻地说：“去年（八〇年）分了一千七。”

“今年还能分那么多？”

“大概分不了。”

“为啥？”

“出嫁了一个女子，少了一个劳力。”

“一千块总能分到吧？”

老人很有信心地说：“一千五是没麻达（地方话，即没问题）。今年副业好，说不定能赶上去年。”

我们一户挨一户地参观，大家越看越激动，越看越振奋。全队四十五户，除两户外，家家有电视机，社员们个个脸上都是幸福的笑容……

一个团干部说：“我以前看了报纸，还不相信呢。”

向导笑着说：“不相信的人多了。这两年，我们收到了山东、四川、安徽等全国各地几十封信，都问报上登的是不是真的。”

如今，事实就在面前，不由人不信服。

参观完了，团干部们就回到接待站，倾听站长的介绍。我却拉着张文西同志，请他谈一些我急于想知道的东西。

“生产队富了，青年们都安心农村吗？”我问。

“还没发现不安心的，倒是有不少在外工作的人想回来。七九年就有三个工人，好说歹说要回家务农。队上请他们再三考虑，他们说：‘我们回定了。’”

“青年人的婚姻不存在问题吧？”

“二十岁的小伙子，都订了媳妇。有一回，县上木偶剧团到队上演出，一个女演员看上了我队的王平川，托团长去说亲。团长找到王平川的父亲，一提这事，人家说儿子早订婚了。团长又找到大队党支部书记郭裕录，让裕录无论如何在袁家给找个对象，这可把裕录难住了。他扳着指头从东头数到西头，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全都订了婚。”

我问：“外村的姑娘想嫁到袁家吗？”

“外村？外省的姑娘也有想来的。去年，山东郓城县有一个姑娘看了报纸后，带了四百块钱，跑到这里找对象，说她非嫁到袁家不可。我们说，二十岁的青年都有了对象，她不信，就在我们队上住下，和社员一块劳动，一直住了四十多天，情况完全了解了，才知道我们没有哄她。”

“那山东姑娘咋办？”

“我们做了许多工作，她才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我又问：“队富了，劳动日值又高，对学生念书有没有影响？”

“有。但是，我们想，今后生产越发展，越需要科学文化知识。所以，不同意学生过早回来劳动，千方百计鼓励他们学习。队上规定，能考上大学的，奖五十元。中、小学学

生期中和期末考试，能得前三名的，分别奖现金十元、八元、六元。”

这位团支部书记向我滔滔不绝地讲着：残废人怎样受优待，老年人怎样幸福地度晚年，社员们如何高高兴兴地到骊山旅游……袁家大队的新事、喜事真是数不清、说不完！

说着说着，我们已经出了村，一座破旧的古庙，孤零零地蹲在我们面前，和那一幢幢整齐漂亮的楼房，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张文西介绍说，在过去，它是袁家大队最牢固的建筑物，大队办公室和蹲点干部的寝室，就一直设在这间黑暗、潮湿的破庙里。

那么，袁家大队以前是怎样的情形呢？他们是怎样富起来的呢？我俩坐在破庙前，张文西同志又一字一板地讲起来……

燃烧吧，青年们心中的火

那还是在动乱的年代里。袁家村头的古庙，被早春的寒气包围着。庙内一束麦草毕毕剥剥地燃了起来，那红红的火焰跳动着，把围在四周带着各种表情的面孔，映得通红。选举生产大队长的会已经连着开了三个晚上，全队六十五名劳力就提了四十七名人选，一直没有结果，今天上午继续进行。

“一个队搞好搞坏，领导是关键。”公社负责人老邓坐在土炕上，严肃而认真地说着大家都明白的道理，“我看，要把这个队搞好，再不能‘轮流坐庄’了。”

说到这里，在坐的人都哧哧地笑了。过去，袁家大队的大队长，一直由各户成年社员轮流干，社员称这是“轮流坐庄”。全大队除了两户残废人家，家家都有人当过大队长。有一年，大队长竟换过七次。

“谁当都一样。”有人瓮声瓮气地说，“便宜占了，担子撂了，哼！”

“咱这队把药用遍了——没法治了。”

“我看咱袁家还有指望。”忽然，一个粗犷的声音，把这小小的古庙震动了。大家朝着声音望去，是王有德。他说：“我提一个人——郭裕录！”

“我同意！”

“同意！”

高秀芹、王志学几个青年人举起了拳头。

老邓的眼睛一亮，蹙起的眉头展开了。郭裕录；他早就在他身上打主意了。这小伙子是刚从工厂合同期满回队的新社员，村里的娃娃头。他聪明能干，村里的老人和青年都喜欢他。这时，会场上有人叫好，有人反对，一时，乱糟糟的声音打断了老邓的思索。郭裕录慢慢站了起来，不知说什么好。他压根儿不想当这个队长，可是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来推辞。他的嘴唇动了动，还是开口了：“我对农业一窍不通，还是另选人吧。”

老邓那满怀希望的眼光投向这个青年：“你是共青团员，可不能打退堂鼓。”

王有德说：“年轻的，你怕啥？”

王志学、高秀芹几个青年都一片声地给他撑腰鼓气，社员们也都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选上了郭裕录。

裕录心事重重地走出庙门，脑子里反复掂量着这副担子的份量。他信步走进那两间草棚搭成的饲养室，破旧的木槽上拥挤着八头瘦骨嶙峋的老牛。一架喷雾器被扔在墙角里，盖着厚厚的尘埃。一辆没有轮子的大车，孤零零地摊在粪堆旁边。他知道，队上的全部家当值不了五千元，却欠下了一

万六千元的外债！

从饲养室出来，裕录望着田里那稀稀拉拉的麦苗出神：粮食亩产只有一百六十来斤，七年未缴过公购粮，七年没给社员分过现金，难道果真象有些人说的，“袁家村的穷根子扎到东海里了”？

“不！袁家村还是有希望的。”他突然抬起头来，“我是共青团员，决不能在困难面前低头！袁家村的穷根，要靠我们青年把它连根拔掉。”

郭裕录大步流星地赶回家，家里却被沉默的空气笼罩着。他父亲坐在炕沿上，叭儿、叭儿地抽闷烟，满脸的皱纹里充满着忧愁和不安。哥哥郭天录坐在门坎上，一脸怒容。妻子口里嘟嘟囔囔，埋怨他不该揽了这个出力不讨好的差事。

郭裕录一声不吭。这一切，他早就预料到了。

“当队长做啥？”老人把烟锅在地上狠狠地磕了磕，“你一人当干部，全家都不得安宁！”

哥哥瞪着一双圆眼：“你逞能也不看看火色，咱队这烂摊子谁敢上手？”

郭裕录本来也是个火性子脾气，但他没有发作，他知道父兄的顾虑和担忧不无道理。在那动乱的年代里，袁家大队社员中四分五裂，三十七户就有二十七户互不理睬，打架闹事常常发生，这比“穷”字更可怕。他感到自己没有更好的道理说服老人和哥哥，因为他们只相信事实。于是，他慢腾腾地说了一句不痛不痒的话：“试试看。不行了我下台。”

“试试看？”老人不满地说，“咱这个队，就是把活神仙请来也弄不好。咳，让这娃当家，咱得早早把枣木棍备下——讨饭！”

村上有人给郭裕录泼冷水，但更多的人是给郭裕录鼓

劲。公社党委鼓励他，队干部支持他，队里的大部分青年拥护他。

在古庙里，大队团支部召开了青年会，新当选上任的青年大队长郭裕录和大家一起讨论：“袁家大队向何处去？”会上，郭裕录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先开了头：“我给大家讲两件事：有一天，我到上古村看老同学，正赶上人家队上分油。我问：‘你队每人分多少？’人家说：‘三斤七两。’人家反过来问我：‘你队分多少？’我的脸一下子烫到脖子根，但到底还是说了：‘二两四钱！’还有一件事：一回，我跟王有德几个人在地里干活，午饭时，我们拿出了高粱、玉米粑粑。官厅大队的社员跟咱地连地干活，人家说：‘咳，袁家人吃的啥东西！还不如扔了，过来吃我的白蒸馍。’当时我的脸又发起烫来……”

青年们全神贯注地听着，几十双眼睛一齐投向这个年轻的领导者。郭裕录说到激动处，声音有点颤动：“为啥外村的姑娘不愿嫁袁家？为啥外村的社员看不起袁家？袁家的青年真的没有血气？袁家大队真的就没法治了？依我看，人活在世上，与其糊里糊涂混一辈子，还不如豁出去干他几年，看袁家大队到底能不能变富。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着，下了决心：咬住牙关干三年。三年以后要是干不好，我自动下台！”

一把火，点燃了青春的火焰；一席话，打动了众人的心！
青年们一个个激动了，振奋了，血管里的血在沸腾！

“裕录，你领头，咱跟着干！”

“只要你一声令下，是沟是崖咱也敢扑！”

“干！众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咱这伙年轻人拧成一股劲，不信咱袁家就变不了样儿！”

希望就在这里

青年们发动起来了，可是，第一步棋该怎么走呢？大家围着郭裕录，帮他出主意。有的说：“要得发，马生骡子种西瓜。”有的说：“要得发，种红花。眼下药材最吃香。”有的还提出到西安去包工。郭裕录说：“咱没马，用啥生骡子？没水，种不成西瓜，药材也长不好。要去西安包工多少得有点儿手艺，可咱没有。我看，这些都是以后的事。”

“你说先搞啥？”

“农业是基础，还是先抓农业。”裕录说：“有了粮食，吃饱肚子，啥事都好办。”

“种庄稼要化肥，要农具，要牲口，咱用啥买？你不知道，咱队的牛肋巴骨比刀快，尾巴比锥尖，起身要人抬。队上连一斤煤油都买不起，饲养员天黑喂牛，点一把麦草当火把。”

裕录翻着帐本对大家说：“咱队穷就穷在这些假公济私的队长身上。他们用公款买家私，盖房子。‘法不治众’，社员还不越欠越多，集体还不越来越垮！”

“款是应该收，就怕不好办。”人们担忧地说。

“不好办也得办。”郭裕录下了决心。

郭裕录把收回欠款的问题拿到队委会上研究，最后决定：凡欠集体款的，十天内一律还清。共计三千七百元。

全村人都把目光投向这位年轻的领导者，观望着，议论着，看你娃怎样下手？这出戏怎么收场？

裕录首先拿出从工厂“转业”时带回的几十块钱，再卖掉自己的自行车，凑上妈卖鸡蛋的积攒，还清了哥哥郭天录从队上借用的一百七十元欠款。

村子里用冷眼观望的人说话了：“看来，这娃要动真的